

矛盾难解 分歧加大

国际时讯

G7何以沦为“吵架俱乐部”？

本报记者 严瑜

环球热点

当地时间8月26日，G7（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比亚里茨落下帷幕。继去年的“史上最分裂G7峰会”之后，今年种种细节表明，7个成员国之间仍嫌隙颇深。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预计不会发表任何联合公报。对此，外媒评述称，尽管G7一直试图在维护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发表联合公报及其背后的成员国分歧意味着该组织影响力下降的态势不可阻挡。

再现“高层口角的闹剧”

分歧与争吵似乎已经成为G7峰会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本次G7峰会召开之前，虽然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通过精心设置议程，降低内部矛盾爆发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强调与其他领导人相处融洽，但外媒依旧普遍认为，今年的峰会可能再次呈现一场“高层口角的闹剧”。

事实上，这种“口角的闹剧”在峰会前已经开始。特朗普在8月23日临行前表示，如果法国对谷歌、脸书和苹果等美国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称，如果美国征税，欧盟将以类似措施回应。

英国路透社在峰会之前也列举了一串有争议性的议题：特朗普对法国7月通过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案不满；美国对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置之不理；美国在是否重新接纳俄罗斯回G7的问题上有分歧；欧洲大国试图缓解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随着峰会落幕，事实表明，这些问题的确横亘于G7成员国之间，成为破坏团结的影响因素。

“当前，G7最大的矛盾还是与国际经济议题有关，即如何改善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应如何安排，这是最重要的分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美国认为WTO已经不适合当今国际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因此要么对其彻底改革，要么干脆放弃多边体系，重新回到双边谈判。其他国家的观点则是应该保留WTO多边贸易体系，并拿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

此外，随着G7关注的议题由国际经济议题向军事、安全、政治等领域拓展，更多观点不和考验着成员国之间的友谊。“伊核问题如何解决，北约军费如何分摊，这些都是各国争论的热点。”赵柯说。

“此次G7峰会没有减轻或弥合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本次峰会上，特朗普想谈经贸问题，想让其他国家支持贸易战，这只会让分歧进一步加大。”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矛盾频出源自利益分化

这两年，成员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口水仗”将G7的脆弱暴露无遗。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称，G7峰会已从过去的国际合作范例，成为如今充斥地缘政治分歧的地雷区。

G7的矛盾为何层出不穷？赵柯认为，这与G7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减弱有关。“G7对全球事务的掌控力和影响力都呈下行趋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挥决定作用。同时，随着欧洲、日本等美国的伙伴越来越强调自主性，不再对美国完全言听计从，美国在G7内部的主导作用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成员国众说纷纭，达成共识的难度更大了。”

《华尔街日报》指出，G7面临的诸多分歧源于各方对二战后出现的全球贸易与多边合作体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而不同看法的背后，实际是利益的分化。“欧洲走向一体化的联合道路，这种联合侧重经济领域，在军事方面相对薄弱。因此，欧洲对多边主义及各国间合作相对依赖。日本、加拿大也是如



G7峰会现场。

资料图片

此。而美国作为头号军事强国，自认有能力走单边主义路线，觉得多边主义反而对其构成限制和约束，不能更好实现美国利益，因此想要摆脱多边主义。”赵柯分析称，这种利益分歧在贸易领域表现明显。“美国在贸易方面总体呈逆差，而欧洲总体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略有顺差。双方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获益和所处状态不同，利益分化导致它们对全球秩序的看法出现差异。”

在丁纯看来，G7的矛盾凸显还与所处大环境密切相关。“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以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及全球治理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有所下降，需要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与此同时，各国内部贫富悬殊、民粹主义抬头、对传统建制不满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形成制约和掣肘。这使G7成员国之间形成一致的决定更加困难。”

难以再拥有明显主导力

一个龃龉不断的G7能走多远？

有分析称，G7正处于1975年创立以来分歧最严重的时刻。就在本次G7峰会开幕当天，在距离比亚里茨约30公里的法国小镇昂代，一场反对G7峰会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观察人士指出，示威者们诉求很多，但有一个共识——G7是富人俱乐部，已不能代表现在的世界。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日前刊文指

出，随着G20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成立，G7这些年失去了一些影响力——在很多全球治理议题上，如果没有新兴市场的参与，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如果G7成员继续发生公开冲突，无法取得真正的共识，那么该组织迟早会没落。

“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G7还会继续存在。”赵柯认为，目前看来，G7成员国在合作理念上虽有分歧，但尚未在战略共识上完全走向分化，合作机制总体运行畅通，成员国之间相互协调仍有一定成效。面对“东升西降”的大背景，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反而会更重视G7这一协调机制，以此抱团取暖，共同面对挑战。“当然，G7影响力下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它难以再如过去那样对全球事务拥有明显的主导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德国《柏林日报》直言，G7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为全球问题提出西方的方案。当争论代替讨论、分歧多于一致，G7的未来难免尴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G7内部围绕贸易、金融和货币政策的裂痕加深，束手无策的G7本身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风险。

“作为一个‘富人俱乐部’，G7成员国有着相同的利益，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结构、发展理念上也有相似性，因此不至于解散。然而，如果G7因为本身整体实力衰减以及内忧外患导致难以协同一致，始终拿不出实质性的成果或协议，那么它会沦为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平台，其实际意义、影响力以及成效将越来越弱，这是显而易见的。”丁纯说。

侵华日军实施毒气战资料出版

一本收录了由侵华日军记录的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作战报告的资料集《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8月26日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在东京出版发行。

该资料集不仅包含了中日史学界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己记录、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弹进行作战的一手作战报告影印版，还包含了下达使用糜烂性毒气命令的军事公文、日军进行毒气战的各个作战经过绘图以及日本史学家松野诚也对相关资料进行的解读、论证等。

这本资料集的编纂者同时也是这批珍贵历史资料的发现者松野诚也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军事史研究，对日本侵华战争特别是日军生化武器兵器、生化武器战有着深厚的研究，曾出版多本相关书籍。

松野诚也在资料集中说：“有关日军毒气部队第五迫击大队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史实在80年后的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但这并不是日军毒气战的整体全貌，我们了解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历史史实有待更深入地挖掘。”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评价该资料集时说，这是展现日军在毒气战中使用糜烂性毒气的决定性史实资料，对推动整个日军侵华战争历史的研究都极为珍贵、重要。

巴勒斯坦谴责以扩建定居点决定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哈南·阿什拉维8月26日发布新闻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日关于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

阿什拉维在新闻声明中将以色列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描述为“非理性的殖民升级”。她指责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窃取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来赢得定居者的选票，并强调这一决定违反国际法。

内塔尼亚胡26日下令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多列夫犹太人定居点建立一个包括约300套住房的新社区，这一定居点邻近巴勒斯坦总统府所在地城市拉姆安拉。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扩建定居点的决定是对巴勒斯坦人23日发动的爆炸袭击事件的回应。这一袭击事件发生在多列夫定居点附近，造成一名17岁以色列女孩死亡，她的父亲和哥哥受伤。

犹太人定居点统计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据以色列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达到44.8万。

希腊宣布全面取消资本管制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8月26日宣布，将全面取消已实施4年的资本管制。

米佐塔基斯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资本管制将成为过去。希腊财政部长斯泰库拉斯当天也表示，9月1日起资本的正常流动将完全恢复。

分析人士认为，取消资本管制有助于希腊吸引投资、提升信用评级。

一度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从2015年6月29日起实施资本管制，规定每张银行卡每天60欧元的现金取款限额。之后，随着希腊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现金取款限额不断放宽，并于2018年10月彻底取消。但是，希腊个人和企业向境外汇款仍受限制。

(均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和平还是未知数

胡瑞宁

美国与塔利班就阿富汗和平问题的第九轮谈判8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双方有望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明确美军撤军阿富汗的机制。但受到众多不确定因素影响，阿富汗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国际社会仍需努力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和平协议落实难

在双方长达一年的谈判中，至关重要的第九轮谈判在8月26日结束。据“美国之音”8月25日报道，塔利班方面表示，本轮谈判中双方接近于达成和平协议。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接受采访时称，“双方正在就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机制进行细节上的讨论。”目前，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约为1.4万名。根据协议草案，将有5000名美军于年内撤离，另外9000名则应于明年离开。

作为美军撤出的条件，塔利班需要停火、与阿富汗政府进行直接对话；还需与基地组织切断联系、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地；此外，协助打击“伊斯兰国”也将成为塔利班的任务之一。

塔利班能否兑现承诺依然存疑。“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并不难，阿富汗和平进程更多取决于协议落实和执行的情况。”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塔利班可能会对和平协议内容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读，不一定有执行协定的意愿。另一方面，塔利班是否有能力履行和平协议的内容也存在未知数。”

安全局势仍严峻

美国与塔利班组织之间和谈显露积极迹象，但和平协议的签订不足以成为阿富汗局势的决定性转折，其安全形势并未出现好转。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即使美军撤离阿富汗，美国政府也将在阿富汗保留“强大”的情报力量。这样一来，撤军过程中双方可能出现争执，发生地区安全事件的可能性甚至会有所增加。

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也使地区安全面临挑战。朱永彪分析指出：“如果美国依据协议草案在两年内彻底

撤军，阿富汗将会出现资源真空的情况。外界援助的急剧减少将动摇阿富汗内部稳定，也会导致阿富汗内部安全力量发生变化。塔利班如果处理不好与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关系，两者将长期处于冲突状态。”

极端组织不断为地区安全蒙上阴影。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报道称，在阿富汗政府忙于应对塔利班不断加码的武装斗争之际，“伊斯兰国”已日渐壮大并成为阿富汗“新的安全威胁”。《阿富汗时报》21日发表社论认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据点和活动增加，已经对阿富汗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表面上，阿富汗和平进程进展顺利，但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各方斡旋促和平

阿富汗想要恢复稳定和和平，仍旧任重道远，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和平进程。

中国一向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上个月，中国、俄罗斯、美国、巴基斯坦四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阿富汗问题第三次磋商。四方呼吁立即启动塔利班同阿富汗政府和其他阿富汗人之间的阿人内部谈判，并进一步同意这些谈判应尽快达成和平框架。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7月22日发表文章称，俄专家认为在今年7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阿富汗、中国和巴基斯坦外交代表会晤成为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作用加强的又一迹象。

德国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作出贡献。今年7月，由卡塔尔和德国共同主办的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呼吁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德国官员表示，本次会议有助于阿富汗各派别间建立互信，为阿内部谈判铺平道路。

俄罗斯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在莫斯科组织阿富汗和谈，为阿富汗内部对话创造平台。去年11月，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俄首都莫斯科举行的第二轮阿富汗和谈。

朱永彪认为，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积极介入，表明支持阿富汗政治和解的态度，有助于推动塔利班加入阿富汗和平进程。

诺丁山狂欢节又来了！

近日，2019年诺丁山狂欢节在英国伦敦举行。诺丁山狂欢节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当时聚居在伦敦诺丁山地区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发起，至今已演变成规模宏大的多元文化节，每年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图为在诺丁山狂欢节儿童狂欢日上的表演者。

新华社记者 韩岩摄

